

大跃进英雄传



人民的好儿子

记本溪市劳动模范黄洪义的故事

刘永衡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記叙了本溪市劳动模范黄洪义救火护厂的英雄行为,和他在住院时的乐观主义精神,以及出院后,在工作崗位上頑强的鑽研和干劲。在不到三、四年的時間,在党的培养下,他把自己鍛炼成一个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人,熟練地掌握了熔炼合金的技术,并大胆的革新技术,不断地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質量。获得了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。

黄洪义的勇于犧牲个人利益、敢想、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,是值得广大职工和青年学习的。

人民的好儿子

刘永衡 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(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)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印张·22,000字·印数:1—8,000 1958年12月第1版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:T10090·547 定价(5)0.09元

火

这是一个离阴历年只有三天的傍晚。全城都籠罩在节日的气氛里。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彩門，街上行人密密麻麻。主妇們都在忙着准备节日的礼物；小孩子們嘻嘻哈哈的，点燃着花炮，劈劈啪啪地响着。

在鎢金厂門口，彩樓也搭起来了，只是兩側的圓柱还没有刷油漆。

一个十七、八岁的青年，騎着自行車，飞快地跑到鎢金厂門口下了車。他圓臉儿，两只大眼睛和兩道濃黑的眉毛很相称。这就是外号叫假姑娘的通訊員黃洪义。他蹦蹦跳跳地往总务股跑去。

这是一幢不大的木結構房子。一大間是变电所，里面放着一堆堆的电工器材，小間是总务股，和这隔着一公尺多寬的过道，就是鎢金厂的合金車間和电解車間。在过道的一边，靠墙修了一座大爐子，正在熊熊的燃燒着。

他跨进总务股的門檻，和木工斐玉山打个照面。斐玉山手里拎一桶汽油，胳膊窩夹个油漆盒子，匆匆忙忙地从人群中往外挤。斐玉山准备去刷彩門。走到火爐旁边，把汽油桶放在一旁，在油漆盒子里加上些汽油，就放在爐子上烤起来。一不小心，油漆盒子里的汽油烤着了，冲出一尺多高的火苗。斐玉山慌了手脚，就一脚踢起汽油盒子，几滴燃燒着的汽油掉入汽油桶里，呼

的一下，汽油桶里就燃起了一人多高的火苗。这一下，斐玉山更吓慌了，就大声的喊叫起来。

“起火啦！起火啦！
快来呀！快来呀！”

顿时，屋里乱了。人们拚命朝外跑，有的往放砂箱的地方跑，有的去抓救火钩子。会计把算盘扔下，工人连工资也不要了。

黄洪义跑出总务股，直奔火爐跑去。这时汽油桶里吐出的火舌，越窜越高，越燃越旺，浓烟滚滚，眼看火就要冲上棚顶烧毁高压电线。斐玉山陷在浓烟里，在嘶哑的喊着。火不能迅速扑灭，整个工厂就完了！斐玉山就完了！在这紧急关头，没有多思考的余地。黄洪义就一头扑进烟火中，忍着火燃烧的疼痛，咬紧牙根，两手拎起正在燃烧的汽油桶，拚命地从烟雾中往外冲去。

这时，青年工人董绍模等也赶来了，扑灭了过道的零星烟火，也跟着冲出去。

燃烧着的汽油，被风一吹，吐出的火舌显得更凶残，扑向黄洪义的两手，扑向黄洪义的手臂和脸上。黄洪义坚忍着，一气冲到厂房外，把汽油桶往远处一扔，不巧，汽油桶正碰在门前的铁丝网上，一下又崩回来了。他身上的火还在呼呼着呢，这时汽



油又噴了他一身。“火仗油力，風助火威”，唰一下，他渾身都着了。

他象一團火球，奔跑着，拍打着。他轉的越快，帶的風越多，火燒的越旺。

這時一片救火聲，全廠職工都趕來了。蘇技師和董紹模趕上黃洪義，急速的從他身上扒下着火的衣服。棉祆燒成了灰，帽子只剩下一個框，腦袋燒的象柳斗大，眼睛燒成了一條綫，身上大一個水泡，小一個水泡，兩隻手燒得象炭頭一樣，肌肉都燒爛了，全身火暴暴的，象無數根鋼針扎的一樣難受。職工們撲滅了殘余的煙火，都向黃洪義圍攏來，黃洪義只從牙縫中迸出一句：“火救滅了沒有？”就昏過去了。

全廠職工都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情聚攏在黃洪義的周圍，為他的英雄行為所感動，又為他負的重傷而擔心。

董紹模兩眼閃着淚花，恨不能用自己的身體去代替黃洪義受痛苦的煎熬。這時，黃洪義的二哥也趕來了，看到黃洪義的傷勢，就流着眼淚說：

“人燒成這樣了，往後可怎麼辦！”

蘇技師站在旁邊，就接着說：“黃洪義同志為了護廠負傷是光榮的，工廠不能忘了他，黨和組織上會照顧他的。”

一輛救護車飛快地從市內駛來。車門打開，護士給黃洪義注射了一針強心劑，就載着黃洪義馳向市立醫院去了。

在 醫 院 里

廠長、蘇技師、董紹模等都趕到市立醫院，和醫院的領導人

洽商，要求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黄洪义。市工业王局长听到黄洪义被烧伤的消息，立即打电话给郭院长，指出黄洪义是为了护厂负伤的，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黄洪义的伤治好。

全院手术最高明的医生，都为抢救黄洪义而忙碌着、焦虑着。



“一定要保住黄洪义的生命”——这是党的指示，是全厂职工和全医院医生、护士的愿望。工厂职工分为三班轮流的守护在黄洪义的身边，准备必要时给黄洪义输血和贡献些什么。尤其是苏技师和董绍模，每天晚上都要来探望黄洪义。院长郭福秀每天都亲自过问黄洪义的伤情和医疗情况，并及时向工业局和钨金厂汇报。

黄洪义躺在病床上，一连五天都是昏迷不醒，全靠注射葡萄糖维持生命。他的头部、脸、手，全都缠上了绷带，只留着嘴、鼻孔露在外面。

黄洪义浑身疼的抓心搔肝。皮肤一层冰凉冰凉，骨头里滚烫滚烫，好象一锅沸腾的开水在翻滚着。但是，由于昏迷，他已

感覺不到了。

到第六天早晨，黃洪義才忽忽悠悠的清醒了些，開口就問：“房子燒着了沒有？”董紹模等正坐在他的床邊，看到黃洪義有了些知覺，就急忙告訴他說：“火沒有燒起來。工業局給你記一大功！通報表揚你啦！還在全局職工大會上，號召大伙學習你舍身護廠的精神！”

“段局長、李主任、廠長、蘇技師都來看過你呢！”另一個工人補充說。

黃洪義听了，激動地很久沒說出話來。他覺得自己沒給國家做出什麼大的貢獻，黨這樣關心他、器重他，心裡一陣陣甜滋滋的，不知說什麼好。

“你好好養傷吧！咱們廠子目下就要挪走，改名叫合金廠，還要來個大發展呢！那時候，你……”董紹模說到這，看看黃洪義遍體鱗傷，憋不住，眼淚就刷刷地掉下來了。

“哭什麼？”黃洪義想握握董紹模的手，但他的手已經動彈不得。想了半天，才接下去說：“房子沒燒比什麼都強！干嘛哭啊？”

沒等黃洪義說完，董紹模哭的更厲害了。另幾個工人也擦著眼淚。董紹模瞅著黃洪義，想起了過去黃洪義常到合金組去的情景，又想起他那天英勇救火的行為，心想：“你多好啊！……”

“快回去吧！別耽誤上班！”黃洪義緊催他們走。董紹模走后，他心又難過起來。他好像看見工人們在緊張勞動，看見新廠房正在一片荒地上興建起來，看見廠長室的信已經壓下一大堆了……。大伙不知怎麼忙呢，我還成天躺在這兒，叫同志們為我的傷勢擔憂，他想想著就迷迷忽忽地睡去了。

黃洪義的傷勢漸漸好轉了。一天早晨，黃洪義睜開眼睛，看

見陽光從東方斜射過來，窗戶上一片皎黃。他用力吸了一口氣，猛然間，看見一個老头坐在他的床邊。這位老人沒有話，也沒有笑容，呆呆的坐在那兒，豆粒大的眼淚在眼圈上直打滾，只要眼皮一動就能掉下來。在老人身旁，還放着一堆桔子、蘋果、梨等。

“爸爸來啦！”黃洪義很快地識出來了。

爸爸嘴唇抽動了一下，好像說：“來啦！”但嘴上卻沒有說出來。就默默地坐在那兒，黃洪義七歲就拉車賣水，十二歲給國民黨修碉堡，差點被二零七師用皮鞭抽死，黃洪義的母親，活活餓死……這一切悲慘的過去，就象映電影的一樣，一幕一幕的在他眼前閃過……

“爸爸，你別難過！”黃洪義急忙勸說，“我會好的，象過去一樣一樣，就是有個一差二錯，為了國家的財產也是值得的，這不比在舊社會活活餓死，被反動派打死強得多嗎！”

老人眼淚如雨，一個跟一個滾落下來。這位倔強的老人，在偽滿時被日本鬼子打過，一個多月不能動彈，也沒淌過一滴淚水。今天，他為有這一個好兒子而驕傲，也為這個好兒子的生命和前途擔心。

“爸爸，你想想過去，看看今天，沒有共產黨，我早就不能活到今天了。”

黃洪義說着，渾身都在抽動，好像肚子裏起了大火。腦袋一陣陣發麻，有時大如簸箕，有時小如黃豆，忽忽悠悠，身體似乎懸在空中，又似乎飄在云上。他閉上眼睛，想鎮靜鎮靜，往事又不斷的在他的腦海里翻騰着。

在偽滿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，那時工人的生命真不如一條狗。在工廠，在礦坑里，被燒傷，被砸傷的工人有誰管你。

有一次本溪煤矿井下瓦斯爆炸了，日本鬼子和把头就把矿井封闭起来，讓成千成百的工人活活在矿井里被燒死。受了重伤，还没有死的人，就被抛到野外，活活的被埋葬了，那更是常有的事。他想到这里就不自禁的高喊起来：“是共产党救活了我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工人翻身的好日子！”

“喂！黄洪义！叫唤什么？”工人们急忙叫他。他睁开眼睛，仿佛毛主席就站在他的面前，微笑的说：“你做的对！好了还要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啊！”在他完全清醒过来时，只见眼前站着大夫和护士，都焦急的瞅着他。

“做个梦，没什么！”黄洪义说。

“你要多休息！”大夫劝他。

“哼！”

他往旁边瞅瞅，父亲已经走了，只在床单上留下了几滴温暖的眼泪。

黄洪义心里又念叨起工厂来了。

考 驗

在枪炮声中和刺刀下，能够考驗一个人，同样，在和平的环境中，也能考驗一个人。

黄洪义在病院中，桂兰已经来探望三次了，每次都带来些苹果、梨的，来安慰他好好的休养。在工业局召开全局职工大会，号召大伙都要向黄洪义护厂的英雄行为学习时，她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想着：能和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英雄交朋友、结婚，有多好啊！到处受到人们的尊敬，她为她交了黄洪义这样一个朋友而自豪。

这天，桂兰又来探望黄洪义，黄洪义这几天的伤势大大的好转了，脸和头部的绷带都打开了。他听到桂兰那走路熟悉的声音，就问道：

“是桂兰吗？”

“嗯！”桂兰应了一声，刚走进病房，看到黄洪义的脸上大一个疙瘩小一个坑的，眼睛凸在外面，耳朵和脑袋贴在一起，眉毛也没了，还没有走到床前就停住了，怔了半天，只说了一声“烧成这个样子了！”就扭头默默地走了。

女朋友走后，黄洪义心里犯了核计。“烧成这个样子。”这句话酸溜溜的象一把针似的戳进黄洪义的心。桂兰的影子在他面前晃动着，他想起在工厂的时候，每逢过年过节，他们在一起扭着秧歌，打着腰鼓的情景。现在，她不爱我了！我以后得怎么办呢？他想着，想着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又是难过，又是不安。

“拿镜子我照照！”他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对值班的工友王景秀说。

“我没有带来！”王景秀怕黄洪义难过，支吾着说。

“到哪借借！”

王景秀出去半天，也没给借镜子，回来说：“哪也没有啊！”

黄洪义这时明白了八成。他微笑着对王景秀说：“让我照照，保证不难过。”

“真没有。”王景秀糊着脸说：“你的脸和过去一样嘛！”

“脸坏了也没啥！”黄洪义开朗地说：“我还有一个脑袋两只手，我还能对党为人民工作。”

“不要紧，都能治好！”王景秀安慰着他。

“好，不去想它！”黄洪义嘴里不说了，心里还是在翻腾着。



几个月过去了。

这时，黄洪义能够拄着拐棍，在地上慢慢地走着。他还是想借镜子，看看自己的脸。他借到镜子时，心又软了，再三思量，也不敢把镜子对着脸，好象镜子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。他走动着，走动着，寻思了一大阵，才慢慢地捧起镜子来，往脸上一照！他的脸完全变样了，自己已经不认识自己了。

他一陣头晕眼花，脑袋直打轉，心也漸漸收縮，越縮越小，甚至連个縫儿也没有了。……小鏡子从他手中滑到地上！

他渾身搖晃，沒有力量控制自己，一头倒在床上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又从痛苦中掙扎出来，想起了父亲从安东来看他时的情景。当时他父亲說：“这孩子将来别指望找对象了！”在一旁的苏技师却劝他，說：“老大爷，你看哪去了？这么好一个小伙子，就是臉再丑，我准保会有姑娘爱上他的！”想起苏技师的話，他的心情又平靜了些。

“哎呀！黄洪义，黄洪义，你怎么想起个人事情来啦！苏技师不是常对我說嘛，人生最美丽的，是他具有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質，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。臉坏了怕什么，脑子和手不是好好的嗎？人也不是为了面貌而活着啊！”

有了手和脑，就可以劳动，就可以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他想到这里，心里就逐渐平静了，暗暗的责备自己，“真窝囊！桂兰不爱我了，就干脆和她一刀两断吧！年轻漂亮的姑娘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又何必为了我而影响到她的幸福呢？愿她能找到更理想的对象吧！”他想到这，他心里不由一阵好笑。从此，对桂兰留恋的心情就逐渐淡薄下来了。

黄洪义的伤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，一天快快乐乐的，引起医生和工友们的惊奇。大伙都暗暗伸大拇指，说：“真是个好汉子，什么也压不弯！”也有人逗他：“小黄又有什么喜事啦？”

“有！”黄洪义笑了。他说：“一个人只要不想个人的事，就没有啥愁的！”

可是，另一个考验又紧接着来了。

一天，黄洪义躺在床上，正在寻思伤好了好回厂工作。医生们进来了。

一位护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黄洪义手上的绷带和白药布，黄洪义猛然间看见自己的两支手，就象两块发面馒头。他想活动活动，完了，伸又伸不开，拳又拳不起，五个手指头都粘在一起，象鸭趾蹼似的分不开路，他冷丁一下坐起来，焦急地对医生说：

“你们要把我的手治好！没有手我就不能劳动！”

“可以到北京去治！”医生们再三劝说着，安慰他。

医生们走后，黄洪义瞅着自己的手，心里又涌上了一股新的忧愁，他想：“脸没关系，可是手，没有手不能劳动，那不成了白吃饱吗？”他想着，想着，呆呆的坐在那儿，象个木头人一样。

当天晚上，黄洪义失眠了。

第二天，黃洪義又照舊望着手，坐在床上痛苦的苦想。忽然，門開了，蘇技師、董紹模，還有幾個工人，又來看他了。

“小黃，怎麼樣？”蘇技師眯縫着眼睛，關切地問道。

“大伙都挂着你呢！”董紹模接着說：“咱們正在擴建廠房，又試制成功不少新產品，新事可多啦！大伙都盼望你快點好！”

沒等他說完，黃洪義用力把手一舉，說：“你們看！”

董紹模一看他五指不分路，心里涼了半截，嘴上還勸說：“可以治好！”

“不能治了！”黃洪義有些悲傷，“我想工作了！”

“別愁！別愁！”蘇技師一步跨向前，坐在黃洪義的身邊，緊緊拉着他的手，說：“我給你講個故事！有個電影叫‘保爾·柯察金的你看過沒有？’”

黃洪義說：“看過！”

“你看他，”蘇技師象回憶起老戰友似的，講起了保爾·柯察金的故事。“他是一個英雄的戰士！雙目失明，四肢不能動彈，可是他對黨，對共產主義事業却是無限忠誠，只要自己還有一口氣，就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着！”

黃洪義聽了很感興趣。蘇技師接着親切地問他：“不知你的想法怎樣？”

“做個象保爾那樣的人！”黃洪義嚴肅的回答，渾身涌上來無限的力量，心里想，保爾是個共產黨員，自己能成為一個共產黨員該多好啊！

蘇技師名叫蘇新軍，在人民解放軍部隊里受過長期的革命鬥爭考驗。在鑄金廠初創建，一把勺子、兩口鍋、三個模子，四個人的時候，蘇新軍同志就是四個人中的一個，他是當時鑄金廠的

技师，又是錫金厂的組織者，也是錫金厂的一个老共产党员。黄洪义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，是一个流离失所，吃不飽、穿不暖的穷孩子，解放后，生活逐漸好起来，十七岁到錫金厂做通訊員，就在苏技师的直接培养和教育下逐漸成长起来的。他对苏技师的話十分信任，他感到苏技师可亲可愛，他住在医院里苦悶的时候，苏技师常常来給他講紅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，講解放军英雄的故事。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和英勇的行为，都在黄洪义的头脑中活动起来了，黄洪义在病床上实在再也躺不住了。

过了不久，黄洪义就离开市立医院，回到合金厂向苏技师要求工作。

“不行！”苏技师严肃地告訴他：“現在，党需要你治伤，不需要你工作！”

“不治啦！”黄洪义說的更干脆。

“你去休息吧！”苏厂长忙着要下車間，遂說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我找你去！”

黄洪义滿以为苏技师答应他工作，就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中国人民的好儿子

合金厂的发展飞快。不久，組織上又派来郑禹同志担任合金厂的厂长，苏新軍同志也由技师提升为副厂长。組織上决定讓黄洪义到北京紅十字医院去治伤。

1955年8月，黄洪义坐在从沈阳开往首都北京的列車上。他把脑袋伸出窗口，凝望着祖国辽阔而肥沃的土地，一幢幢高大的工厂和烟囱从他眼前閃过，一朵朵火紅的高粱穗从他眼前閃过，一片片金黄色的麦浪从他眼前閃过……他心里开闊极了。他心

里想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祖国的河山才更显得美丽。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，土地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

原来，上次厂里并没叫他工作，而是叫他继续休养和治伤。起初，黄洪义不大同意，一心想工作，可是苏厂长告诉他，治病是为了更好的工作，这么说，那么说，才说服了他。

黄洪义走进北京红十字会医院。医院代理外科主任，是一位年近半百的苏联老专家。他看见黄洪义，象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阵，然后用两支深沉的眼睛，瞅着黄洪义，微微地笑着说：“原来你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！你的脸、手，都能治！右手可以换皮，左手可以分瓣。”



黄洪义一听这话乐坏了。他很想去拥抱苏联专家，表示一百倍的深情厚意。怎么治都行，把手治好了，我就啥都能干！他想到这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

忽然，门开了，一位苏联女护士走进来。她笑咪咪地盯住黄洪义，见面便打听他是怎么烧的。黄洪义摸不清

头脑，就简单的講了一遍救火的經過。女护士听完了，立刻端起黄洪义的两只手，貼到自己的臉蛋上，亲了又亲；給他盖被，倒水，象个老大姐照顧小弟弟一样。临出屋，她还再三安慰黄洪义說：“一定能給你治好！”

黄洪义感动的不知說什么好，他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温暖，感觉到苏联医生对中国病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。他想着好象伤已經治好了，回到了工厂，和工人一块干活了。

动手术的日期一天比一天迫近了。

黄洪义象沒事似的，乐呵呵的等待着这一天。病房里的病友們，都暗暗地为他担心，他們議論說：“动手术可不是弄着玩，大人都嗷嗷地喊叫，这么大一个孩子，那可受不了！”

黄洪义听了，心里想：“那有啥！燒的那么疼，我都没叫喚，割点皮肉算什么！”不过，他嘴上可沒有說出来。

这一天終於到来了。

黄洪义躺在手术室里，苏联专家操着一把雪亮的电刀，一下子就触到黄洪义的腿皮上，一下一下地拉起皮肉来。虽說上了点药，但割肉总是要連到全身。顿时，黄洪义感觉大腿贼辣辣的疼，全身象压上了千斤担子；豆粒大的汗珠順臉直淌。他用力咬着牙，拚命忍着，連哼都不哼。苏联专家看見黄洪义这种惊人的毅力，心里十二分佩服，迅速地把从腿上拉下的肉皮，粘到黄洪义的左手上，縫上綫，打上石膏，完了，他給黄洪义擦擦汗，說：“好啦！”

黄洪义又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。

白天盼、晚上盼，好容易盼出头来了。第十六天头上，苏联专家来了，首先亲自拆开他左手上的縫綫，然后端来一盆热水，叫他

把手伸进去泡着。就这样没过几天，黄洪义就觉得手皮松软了。他把手拿起来活动活动，眼花缭乱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：五个手指头都能伸开也能拳回来了。他恨不一步跨回工厂，大声告诉领导和工友同志们：“我的手治好啦！”

当天，他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，给党组织写了一封充满了热情的信，汇报他的手治好的情况。

第三次手术动完以后，他再也呆不下去了，急着要回厂工作。他看见自己两支手都好使了，所差的只是面容。脸面怕啥！反正有一个脑袋两支手，干什么重活都行！

黄洪义要求出院，苏联专家急忙赶来劝阻说：“别急啊！你等着，还可以拉一块头发，补到你的眉毛上，再在你脸上全面动手术，平平疤拉，整整容，不然对象也不好找啦！”

黄洪义笑了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他说：“手治好了，就有办法了，找不到对象我不在乎，我得赶快回工厂，咱们厂正在建设，忙着呢？再说，这么住下去，把时间都荒废了！也花费了人民不少的钱！”

“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！”苏联专家紧紧握住黄洪义的手，口口声声夸奖他。

出院那天，苏联专家又给他开了两张条子。黄洪义不解的问：“这是干什么？”

苏联专家说：“你的眼睛闪光，上街配个镜子，拿这个条好报销。还有你的身体还需要很好的休养，加强营养。这就是给你们厂写的证明。”

黄洪义深深地感动了。他想苏联专家对病人的照顾考虑得多周到啊！